

國方大戰史

下集

新編 國方大戰史

編・監修 關・國務院

編・監修 關・國・關

總編輯 關・國・關・關・關・關

新編 國方大戰史

——

西方文明史

下卷

[美] 马文·佩里 主编

默·蔡斯 詹·雅各布 编
玛·雅各布 西·冯·劳 编

胡万里 王世民 姜开君 黄英 张万兴 译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北京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Marvin Perry

Myrna Chase James R. Jacob

Margaret C. Jacob Theodore H. Von Laue

First Published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pyright © 1989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89年版译出

西方文明史

(下卷)

〔美〕马文·佩里 主编

默·蔡斯·詹·雅各布 编

玛·雅各布·西·冯·劳

胡万里 王世民 姜开君 黄英 张万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51-7/K·385

199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70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21¹/2

定价：13.50元

导言 西方文明的基础

西方文明是古代世界形成的两种传统，即犹太—基督教传统^{xix}和希腊—罗马传统融合的产物。早在这些传统形成之前，大约5千年前，西方文明就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开始了它伟大的历程，并已进入相当高的发展阶段。

近东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宗教则是近东文明的核心。宗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解释大自然的运行变化，成为传统道德信条的依据，并帮助人们去对付死亡带来的恐惧，法律被视为众神的圣谕而神圣无比。宗教把人们聚集到求生存的共同事业中，如灌溉工程等等。宗教还促进了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创造性成就的产生。不仅如此，那些被视为神祇或众神祇的代理人的统治者们的权力也来自于宗教观念。埃及人及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许多成就被西方文明精神的创始者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继承和吸收。而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同时又对古老的近东传统进行了扬弃和改造。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的上帝观、自然观及个人观。

一、希伯来人

认为上帝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超自然的和完美无瑕的。这种观点使希伯来人发起了一场宗教革命，这个革命把他们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人的世界观彻底地分离开来。这种新的上帝观导致了一种新的个人意识的产生。在上帝面前，希伯来人逐渐地认

识到了“自己”或“我”的存在。个人开始意识到了自己道德上的独立性及个人存在的价值。希伯来人相信上帝赐予人以道德自由的能力——他们可以在善与恶之间自由地进行选择。认为上帝创造的人是有道德自由的行为者，希伯来人对此信条深信不疑。上帝不希望人们盲目地匍匐在他的面前，他允许人们有自由选择是否服从他的权力，人们并因此可以实现天赋自由的道德选择权。结果希伯来人产生了道德自由的观念——每个人都各自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道德自由的观念被基督教继承下来并且成为了西方传统的核心。

希伯来人的这种一神论的伦理思想及他们对人类尊严的强调就成为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根源之一。其它的传统则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和哲学思维。此外，他们不仅孕育了政治自由的观念，而且还为实现政治自由进行了大量的实践。

二、希腊人

在近东，政治是宗教的奴仆，遵循众神的意志是统治者的第一职责。在政治生活方面，古希腊之所以有异于近东的文明，就在于希腊人逐渐意识到社会问题是由于人类自身引起而且也只有人类才能解决的，也正是这一认识使希腊文化具有了不朽的意义。希腊人渐渐认识到法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晶，而绝非神祇强加的教令。在上述认识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古希腊人萌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并创立了民主制度。

希腊是由数量众多、面积较小的独立城邦组成的。公元前5世纪时，这种城邦国家已臻于完善。城邦制是一种自治社会，它所反映的是自由民的愿望，而不是众神的、世袭君主的或神职人员的意志。在所有具有民主倾向的希腊城邦中，雅典是其中最光辉的

典范，同样在希腊文化中，雅典也处于先导地位。在对所有自由公民、成年男性开放的公民大会上，人们对国家的重大问题展开公开辩论和投票表决。

除了政治自由的思想外，希腊人还形成了一种认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新方法。公元前6世纪时，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爱奥尼亚出现了第一批独立思考的哲学家。出于对大自然本质及构成的好奇心以及不满足于对创造物的早期神话传说，爱奥尼亚人努力寻求能对自然现象给予符合自然规律的说明而非神秘的宗教性的解释。

在这个探寻过程中，这些哲学家们掌握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和新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自然既不是由独断专行的众神所操纵，也不受盲目的偶然性所支配。爱奥尼亚人认为在表面上看来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存在着自然秩序的法则，即能为人类理性所探明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一发现标志着科学思维的开端。它使理论思考及知识系统成为可能。它明显地不同于单纯地观察自然界和搜集资料。例如，希腊数学家将埃及人的土地测量的实践经验归纳成为具有逻辑性的、相关联的、系统的几何学。希腊人运用巴比伦的祭司收集的星象资料来从事天文学研究是又一个范例。巴比伦祭司很早就观察天象，他们认为星辰能指示众神的愿望。而希腊人对天象认识的目的是非宗教性的。他们寻求发现那些支配天体运行的内在规律。由于这些哲学家们的工作，希腊的医生能够从理性出发检查人体的疾病。截至5世纪，希腊人的头脑已能将理性应用于自然界及所有的人类活动。重视理性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转折点。

在探索外部世界的努力中，早期的希腊思想家已经铸就了理性的利器。希腊思想家开始了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理性探索。在这个进程中，苏格拉底是关键人物。

苏格拉底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完善个人的品格，如何达到最完美的道德境界。苏格拉底说，当个人将自己的生活同按照理性认识所达到的客观标准协调一致时，也就是说，当理性成为人们行为的稳定的、指导性的以及支配性的力量时，就能达到个人品德的完善。苏格拉底要求所有的人类信仰及行为都要服从于明晰的理性之光，并以此种途径把伦理道德从强权、传统、教条、迷信及神话传统中解放出来。他相信理性是人类生存最关键的问题——善与恶——的唯一合适的向导。

苏格拉底最重要的学生柏拉图运用老师的教导创立了一个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于一体的全面的哲学体系。苏格拉底教诲说，世界上存在普遍的正确和正义的原则，这些原则是通过思考所能达到的。基于老师的上述论点，柏拉图坚持说还有一个比日常经验世界更高级的现实世界的存在。他说这个更高的实体是思想或形式的王国——它具有不变性、永恒性、绝对性，它还是美、善、正义等事物(观念)的共同标准。真理存在于上述形式世界而非存在于人们感官所感知的世界中。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那个时代里可能除数学外所有学科的泰斗。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贬低物质世界。具有探索自然物质奥秘的强烈好奇心的亚里士多德有着科学家的气质，他十分重视具象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并且尊重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相信认识宇宙间的普遍原则是人类汲
^{xxi} 取知识的最终目的。同柏拉图又有所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坚持个人必须研究客观世界，而这个实在的客观世界又是人能够具体体验到的。亚里士多德使柏拉图对普遍原则的强调适应了自然科学的需求。

通过发现理性，确定政治上自由的界限以及对于个人的价值及能力的肯定，希腊人摆脱了过去的羁绊，从而确立了西方的理性

和人文主义传统。诗人 W.H. 奥登说到：“如果希腊文明从来不曾存在，那么我们绝不会完全自觉，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

三、希腊化时代

截至公元前 338 年，希腊北部马其顿王国的君主腓力已将其统治权鞭及所有的希腊城邦。当腓力于公元前 336 年遇刺后，他的 20 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他热情奔放、自豪无比，雄心勃勃，试图征服庞大的西部波斯帝国。在十几年的征战中，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建立起了从希腊至印度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公元前 323 年，年龄尚不足 33 岁的亚历山大卒于热病。随后他的部下进行了长期的、痛苦的争夺王位的斗争。由于没有一个将军或他们的继承人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历山大帝国终于解体，成为若干个独立的小国家。

这段自公元前 800 年早期城邦制出现到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猝然死去的时期，史称希腊时期。希腊文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史称希腊化时期。当公元前 30 年最后一个主要的希腊化国家埃及败于罗马时，这段时期就此结束。

尽管希腊化时期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传统，但其文明的风格起了变化。在希腊文明的初期，政治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只有参与政治才能使个人得到社会的承认。一个希腊人也只有通过政治生活才能享受到全面的文明生活。希腊化时期，这种情况改变了。由于王国的出现，城邦的权力及重要性都黯然失色。虽然城市在处理内部事务方面还保留有很大的自治权，但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他们却已丧失了决策的自由。在希腊化时期，城邦已不再是古希腊时那种独立自治的政治实体了。

希腊化社会具有多种民族和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成千上万的希腊士兵、商人和行政长官在东方各地定居下来。希腊传统传播到了近东。同样美索不达米亚、希伯来和波斯的传统，特别是宗教信仰也逐步西渐。东方的城市按希腊城邦的方式建立起来。希腊文化凌驾于其它所有的民族、语言及种族之上，并且像纽带一样将各希腊化城市的统治者联结到了一起。

在希腊化时期，希腊的科学成就达到了顶峰。希腊科学家们尝试运用理性分析世界、进行研究，以逻辑方式使知识系统化、进行数学程序论证，将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掌握实验理论，将科学原理应用于机械装置之中。历史学家本杰明·法林顿评论说：“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已经站到了近代世界的门坎。近代科学在 16 世纪出现时，只是继承了希腊人未竟的事业。”

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家保留了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如同古希腊文化的先驱一样，他们认为宇宙为普遍原则所支配。这些原则又是可以被人类理性所认识的。希腊化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是斯多葛学派。通过说明全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斯多葛对于该时代的世界意识给予了理论上的表述。这一世界国家的观念，为社会群体的失落和由于城邦制衰落而引起的异化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通过强调依靠人的内在力量去克服生活中的不幸，斯多葛学派为生活在充满未知因素世界上的个人提供了追求幸福的出路。

斯多葛派学说的核心是相信宇宙包含着一个叫逻各斯(理性)的秩序原则。这个统治原则存在于万物之中。逻各斯能够解释自然的秩序性。斯多葛学派说，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也享有这个支配宇宙万物的逻各斯。既然理性适应于万物，那么说到底，四海之人皆为兄弟，而世上之人皆是平等。

斯多葛学派对西方思想有着持久不衰的影响。对许多罗马政治理论家来说：罗马帝国实现了斯多葛学派关于世界一体的社会

理想。在这个世界里，不同民族的人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力，都受到与理性原则一致的世界法律的约束，都受作用于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的支配。斯多葛学派关于四海一家、普天下皆是兄弟的思想表明：每个个人都有不容忽视的人格和尊严，地位的高低对于个人人格的尊严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社会的法律不应与自然法则相冲突。以上这些学说的精义都融进了罗马法学中，融进了基督教思想及近代自由主义之中。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人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原则就是对斯多葛学派思想的继承。

四、罗马

罗马这个地中海世界的征服者及希腊文化的传播者继承了希腊化时期的世界主义倾向，并且使这种倾向在其法律及制度中具体化。罗马历史可分为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两个阶段：公元前509年，埃特鲁斯坎专制政权被推翻标志着共和国的开始。公元前27年屋大维实际上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开端。

罗马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贵族同平民的斗争；对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征服；以及内战。在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被贵族所统治（土地贵族），平民有许多不平和怨恨：因债务而沦为奴隶，在法庭上受到歧视，禁止与贵族通婚联姻，缺少政治代言人及成文的法律。

忿忿于他们的卑贱地位，平民们组织起来举行了争取政治平等、法律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斗争。平民们在争取上述权利的斗争进程中，每一步都受到了贵族的反抗，因为贵族要竭力维护自己的特

权。平民们掌握了致命的武器：他们以离开罗马对贵族进行威胁也就是说他们既不纳税，不工作，又不服兵役。忙于在意大利半岛上进行战争的罗马贵族们意识到没有平民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获胜的，自负的罗马贵族不得不作了让步。这样一来罗马的平民们逐渐地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

虽然许多平民的不满得到了解决，而且平民们在政府的主要机构元老院中获得了一定席位，但罗马仍被上层阶级所统治。权力集中在由贵族和与贵族们分享政权的有影响的平民联合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手中。

公元前146年时，罗马已成为地中海地区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家。罗马扩张分为三个阶段：统一意大利半岛，它使罗马获得了人力，从而由一个城邦国家转为一个当时的超级大国。与迦太基的战争，使罗马成为西地中海的统治者。对东地中海希腊化国家的征服，则使罗马更进一步接触到希腊文明。

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张结果就是罗马人接触了其它民族的法律、经验。罗马法学家以崇尚实际的美德和常识为基础，有选择地将其它国家的法典和法律传统溶进了罗马法中，罗马法学家由此逐渐地在摸索试验中建构了罗马法，即民法体系。

罗马法学家将罗马法与斯多葛的自然法统一起来。他们说法律应与自然中固有的理性原则一致，即能成为有理性的人所认识的普遍原则。这个与希腊式其它国家的法律结合而成的罗马法最终取代了帝国内大多数地方法律。这一能够体现斯多葛的共同理性和人类大家庭原则的普遍法典的发展是罗马统治的伟大成就。

扩张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使罗马增加了与希腊文化的接触。罗马人逐渐从希腊人那里了解到有关科学思想、哲学、医学和地理的知识。吸收了希腊人文主义观点的罗马人渐渐地重视人的智慧及雄辩、优雅的散文和讲演术。罗马创造性地吸收了希腊的成就并

向外传播，从而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在罗马向帝国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阶级在对外征服的战斗中都表现了骁勇好战的精神。但随着迦太基和马其顿威胁的消失，这种合作局面开始出现裂痕，公元前一世纪，由于内部纠纷导致了罗马的四分五裂。

尤利乌斯·凯撒——一位受人欢迎的军事统帅——控制了政府。凯撒相信只有强有力的、明智的领导方能结束会使罗马统治崩溃的内战。罗马的统治者们担心凯撒会毁掉共和国并将它变为独裁统治。把自己视为共和自由和元老院领导的捍卫者的罗马贵族于公元前 44 年密谋刺杀了凯撒。凯撒的被刺使罗马再次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最终在公元前 31 年，凯撒的继子屋大维击败了对手后成为了罗马的统治者。四年后的屋大维——今天称之为奥古斯都——成为了实际上的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

罗马帝国

奥古斯都的统治意味着罗马共和国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诞生，也意味着贵族统治的终结和个人独裁的开始。在奥古斯都时期，统治者还要掩饰一下自己的实权，而几代人后，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则可以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绝对权威了。

奥古斯都绝非一个寻求个人享乐的暴君，相反，他是一位创造力极强的政治家。他的改革挽救了濒于死亡的罗马世界并开创了罗马最伟大的时代。在以后的二百年间，地中海世界享受着罗马和平带来的幸福安宁。

古代社会从未经历过这样长时间的和平安定、秩序井然、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和繁荣昌盛的局面，罗马人将其称之为“幸福年代”。正是由于罗马使命——世界国家的实现，它才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全、秩序井然的文明环境及法治社会。罗马帝国的诸城市成

为希腊—罗马文明的中心。这个文明一直发展到地中海的最边缘地区，公元212年的皇帝敕令最终使每个罗马公民都成为了自由民。

第三世纪，这个秩序井然的帝国文明崩溃了。当那些受到各自的士兵拥戴的将军们为了争夺王冠时，罗马帝国陷入了军事纷争。日耳曼部落冲破了不堪一击的边界防线开始了烧杀劫掠、肆意破坏。经济问题导致文明的中心城市开始衰败。慢慢地人们背离了希腊—罗马文明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并开始信奉近东的宗教，这些宗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归宿感，它还向人们许下了帮助人们摆脱尘世的烦恼、使灵魂获得不朽的诺言。

皇帝戴克里先（285—305年）和君士坦丁（306—337年）企图通过强化政府统治和榨取更多的税收来遏制上述的分裂力量。结果他们不但使罗马分成了东西两个帝国，并且将罗马变为管理严密的官僚化和军事化的国家。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延缓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但在公元4世纪后期，边界日益难以防守。在406年年底，边界终于被冲破了。大量的日耳曼部落涌进了帝国西部的行省。公元410—455年，罗马被日耳曼蛮族入侵者所包围。受雇于罗马的日耳曼士兵控制了政府并且对皇帝发号施令。476年，日耳曼将军们推翻了罗马帝国并拥戴本族人登上了王位。人们传统上认为，这标志着西方罗马帝国的灭亡。

五、早期基督教

当罗马帝国地位下降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正在迅速地向整个地中海世界传播。基督教的基础是从宗教角度探讨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以及耶稣的教义。耶稣是一个被罗马当局处死的巴勒斯坦犹太人。耶稣继承了希伯来先知提出的一神论。他还教导

人们说上帝的统治即将来临，人们必须赎清原罪进入天堂。人们必须热爱上帝和他们自己的同胞。

基督刚被钉死在绞架上时，他的追随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犹太人。我们最好将他们称为犹太基督徒。在从事基督教运动的第一批信徒们看来，基督既是一位能体现上帝权威、传达上帝意图的先知，又是一位开创新纪元的弥赛亚。在另外一位犹太基督徒保罗的眼里，耶稣是一位允诺将人类从尘世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和一位具有人的血肉之躯的救星。他为了让人类脱离原罪，自己却遭受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圣保罗就是以这种信念教导犹太人，他特别将这种信念灌输给非犹太人（异教徒）。

基督教关于神圣的救世主、仁慈的圣父及兄弟手足之情的学说鼓舞了那些不满于尘世的人们。这些人对于城市或帝国毫无眷恋之情。他们从哲学中未吸收到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他们遭受着深深的孤独的痛苦。基督教则为这些人提供了城市及罗马世界国家所无法提供的东西：个人与上帝的联系，永生的许诺和成为社会团体（教会）成员的资格，在这种团体里人们能得到互爱互助的机会。

由于迫害无法阻止基督教的发展，罗马皇帝决定在帝国内争取数量日益增多的基督徒的支持。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并宣布信奉异教是非法的。

犹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传统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二者都十分重视个人价值。在古典人文主义看来，个人价值来源于人的推理能力以及依照理性标准塑造性格、创造生活的能力。基督教也十分重视个人。它教导说上帝关心每一个人，上帝要求人们行为正派并且成为道德上自主的实体。

尽管两者在强调个人价值方面有共同之处，但他们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人生的最终目的由

通过充分的、创造性的发展人的聪明才智以实现人的尽善尽美转向了争取天国的拯救。在基督徒心目中，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上帝和他的启示，那么他或她所取得的尘世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希腊古典主义认为世上最高的权威莫过于理性；基督教则认为若不以上帝为起点，那么知识是无法形成的，是毫无目的的，是谬误百出的。

但是基督教思想家并不想剔除希腊理性。相反，他们努力将希腊哲学纳入基督教的框架中。这样做的结果使基督教作了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希腊哲学得以保存下来。

六、中世纪

xxv

基督教的胜利及日尔曼帝国在昔日罗马土地上的建立揭开了西方历史上新的一页：伴随着古代社会的终结，中世纪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古代社会里，希腊—罗马文明的中心位于地中海。而中世纪文明的心脏则北移，转移到了昔日希腊—罗马文明难以涉足的欧洲北部地区。

早期中世纪

在中世纪早期（500—1050年），一种共同文明发展起来，基督教是它的核心，罗马是它的精神首都，拉丁语则是它在知识界中的语言。在中世纪最初的岁月里，贸易、城市生活、中央政府的权威及学术研究都处于衰退状态。从文化角度来说，日耳曼人还未做好在古典文明的社会环境中开始新生活的准备。然而一种新的、具有自己风格的文明正在扎根。它由希腊—罗马遗风，日耳曼人固有的传统及基督教思想三部分组成。

基督教是将中世纪各种力量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因素，教会是

它行使统治的机构。人们逐渐将自己视为争取“拯救人世”这幕伟大戏剧中的一员。世上唯一的真理就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世上唯一的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就是教会。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社会上没有教会就象生活中没有上帝观的基督教一样不可思议。通过教导人们争取更为高尚的道德，教会征服了日耳曼人骁勇好斗的骑士风尚。通过抄写和保存古代的经典，教士们使希腊和罗马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成果没有湮没。

日耳曼部族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起一个具有活力的王国，其中心主要座落在今天的法国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在查理曼的统治下(从公元 768 到 814 年)，法兰克帝国达到了它的鼎盛期。教皇利奥于公元 800 年圣诞节那一天为查理曼加冕，封其为“罗马皇帝”。该头衔表明世界帝国仍然存在，尽管罗马帝国在三百年以前就已经灭亡了。由教皇为世俗君主加冕一事表明皇帝在传播和捍卫基督教信仰方面负有一种精神义务。

由教会领袖为一个日耳曼统治者加冕并将其封为罗马皇帝，这事代表着日耳曼人、基督徒和罗马诸要素的融合，这三要素也是构成中世纪文明的基本成分。几种传统的融合明显地体现在文化方面，因为查理曼这位日耳曼的骑士国王表现了对古典学术和基督教的尊重，而这两者皆非日耳曼传统。在他的任期内，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诞生了，只是它距离成熟期还有几个世纪的时间。

查理曼的继承人无法保持帝国的统一，帝国随之解体了。当中央的权威削弱时，大地主开始在各自的领地上行使自己的权威。这一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诱发了穆斯林、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及最初来自于中亚的马扎尔人的入侵。他们攻城掠地，屠杀生灵，致使贸易停滞，货币流通中止，田园荒芜。欧洲经济崩溃，国王的政治权威消失，文化生活和学术研究枯萎，欧洲社会呈现了一幅衰败景象。

在这样的岁月里，大地主，或者说领主开始对臣民正式行使昔日里国王的权力。在中央政府权力崩溃、外敌入侵、公共资金匮乏、商业和城市生活萧条的情况下，封建主义崛起并试图为社会提供秩序和安全。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推行采邑制。在采邑制制度下，一个人在一个神圣庄严的仪式上宣布效忠自己的领主。封建领主要求奴仆要为他服兵役，反过来他们又可以从领主那里领来土地，人们将他们称为农奴。

封建主义建筑在庄园制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一个村落（庄园）是中世纪里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庄园里有许多人身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为了报答领主对他们的保护和得到种植一定土地的权利，农奴们发誓要效忠于领主，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采邑制和封建制确立了一种带有僵化的社会分工和等级的固定的社会秩序——教士从事祈祷，贵族从事战争，农民从事耕作。中世纪鼎盛时期（1050—1270年）城市经济的竞争及国王权威的东山再起削弱了封建制和采邑制。

中世纪的鼎盛期

11世纪末，欧洲出现了种种复苏的迹象。马扎尔人和北欧海盗的入侵已经结束，国王和强大的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确立了更加牢固的统治。技术的改进和新开垦的土地增加了农业产量。
xxvi 充足的食物，没有出现流行黑死病的侥幸，争夺领地的封建战争逐步受到了限制，这一切因素都使人口得以增加。

农产品的增加，北欧海盗侵袭的结束，更加牢固的政治秩序的确立及人口大量的出现等诸因素都使商业得以复活。在12和13世纪里，地方的、地区的及远距离的贸易发展使得一些历史学家把该时期称之为商业革命阶段。此时的贸易规模已超过了罗马和